



大会

Distr.: General
24 August 201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一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50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
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
的叙利亚戈兰的定居点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根据大会第 70/89 号决议编写的。报告提供最新资料,说明了以色列为在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建立和扩大定居点开展的活动。其中包括关于定居点对希布伦人权状况影响的一个案例研究。

* A/71/150。

** 在最后限期过后才提交本报告的原因是为了反映最新事态发展。



一. 导言

1. 本报告依照大会第 70/89 号决议提交，所述期间为 2015 年 5 月 16 日至 2016 年 5 月 15 日。本报告应结合秘书长向大会和人权理事会提交关于以色列定居点的前几次报告一并阅读。¹

2. 报告表明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扩大定居点活动如何继续有增无减，以及定居者的暴力事件尽管发生率下降，仍然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报告还包含关于定居点对西岸城市希布伦人权状况影响的一个案例研究。

二. 法律背景

3. 正如国际法院所做裁决并经安全理事会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重申，大会在其第 70/89 号决议中重申以色列定居点是非法的，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定居点。这些定居点相当于将一国人口转移至其所占领之领土，这是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禁止的。² 为履行其国际法律义务，以色列必须停止修建定居点，扭转定居点的任何开发活动并作出充分赔偿，包括恢复因其违法活动受到影响情况的义务。³ 占领国向其所占领之领土迁移人口构成战争罪，并可能导致所涉及官员的个人刑事责任。⁴

三. 定居点有关活动的最新情况

A. 扩建定居点

4. 秘书长以往的报告澄清以色列在建造和扩大定居点过程中的作用。⁵ 除了为建造定居点的房屋和基础设施分配土地之外，以色列还从以下各方面向定居点提供协助：提供公共服务，鼓励经济活动，包括定居点周围的农业和工业活动，发展国家公园和旅游景点，支持私人举措和追溯核准未经许可的建筑项目。以色列在住房、教育和其他税务方面提供的福利和奖励也推动了定居点的人口增长。

¹ 见 [A/HRC/28/44](#)，以及特别是 [A/HRC/31/43](#)，其中涉及到报告所述期间前几个月。另见 [A/69/348](#) 和 [A/70/351](#)。

²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四十九条(b)。另见 [A/69/348](#)，第 4 和第 5 段，和 [A/HRC/25/38](#)，第 4 和第 5 段。

³ 国际法委员会在 2001 年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问题的条款草案第 30 和第 31 条。

⁴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8(2)(b)(viii)条。

⁵ [A/68/513](#)，第 23-29 段，[A/69/348](#)，第 33-35 段，以及 [A/70/351](#)，第 33-36 段。

B. 建造、招标和计划

5. 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继续采取定居点扩建行动。2016 年 3 月，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已宣布 234 公顷杰里科南部土地为“国有土地”，这是自 2014 年 8 月以来最大一块土地。⁶ 总体趋势显示 2015 年发放规划核准书和标书的速度放缓，住房单位招标 1 143 个，回到 2012 年以前的水平。⁷ 然而，这一变化因在同一期间为获得追溯核准未经许可的施工项目对私营部门举措和步骤的支持所抵消。

6. 相形之下，建筑施工速度仍然很快，在 C 区尤为如此，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记录的数据 2015 年有 1 806 个项目开工，而在 2014 年则是 1 556 个项目。这可能表明前几年已经有许多单位获准开始施工。在 2014 年一年的密集型施工之后，东耶路撒冷的施工项目于 2015 年开始下降(开工 429 个)。

C. 以色列支持的私人举措

7. 据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Ir Amim 称，自 2015 年年中以来，私人定居者协会在耶路撒冷旧城和邻近社区以空前规模缉占用了巴勒斯坦人的财产。⁸ 这一趋势包括将巴勒斯坦家庭强行驱逐出其家园。这种占用和驱逐的主要原因是定居者附属组织 Ateret Cohanim (A/70/351, 第 29-32 段)在以色列司法部的公然支持下⁹ 购买东耶路撒冷的房屋或顺利提出 1948 年以前所有权要求。¹⁰ 国家各当局还协助或协调财产转让和驱逐巴勒斯坦人。

8. 特别令人关切的是，目前在锡勒万 Batan al-Hawa 居民区的事态发展，这很有可能成为老城附近和邻近地区最大的定居点。2015 年 8 月 26 日和 9 月 1 日，以色列定居者在警察陪同下迁入两座居民楼。2015 年 10 月 19 日，两个巴勒斯坦家庭被强行驱逐，因为警察作出部署并宣布在整个地区实行宵禁。2015 年有 17 个巴勒斯坦家庭已经被驱逐，对 15 个家庭则即将提出驱逐要求，目前在编写本报告时另有 70 个家庭面临同样的风险。⁸ 据 Ir Amim 称，“这些快速的共同事态发展意味着在过去的一年力度急剧增大，明确呈现出借助拆除和驱逐将巴勒斯坦

⁶ “报告称，以色列在西岸扣押大片土地”，国土报，2016 年 3 月 15 日。

⁷ 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5 月，经确认在 C 区定居点修建 330 个单位，而仅在 2014 年上半年即 1 035 个单位。

⁸ Ir Amim, “Planning, building, and settlements in East Jerusalem: 2015 year-end review”, 2016 年 1 月。

⁹ 根据以色列法律，以色列公民可就以色列国建立之前据称犹太人在东耶路撒冷拥有的土地或财产提出要求。对巴勒斯坦人却不给予对等权利，他们无权收回在以色列的土地和财产。

¹⁰ Ir Amim, “Planning, building and settlements in East Jerusalem: 2015 year-end review”, Nir Hasson, “How Israel helps settler group move Jews into East Jerusalem's Silwan” 国土报，2016 年 1 月 6 日。

人从城市迁出去的模式。¹¹ 此外，为扩大现有定居点，修建三层大楼建筑许可证的要求正在等待批准。¹² 定居点开发和数百名定居者抵达 Batan al-Hawa 人口稠密地区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剧了巴勒斯坦居民、定居者和以色列安全部队之间的摩擦。

9. 老城的巴勒斯坦居民也面临着被驱逐问题。定居者强占了穆斯林区一片生活空间并驱逐了巴勒斯坦居民。两个巴勒斯坦家庭收到驱逐令，另外对四个家庭提出要求。⁸

D. 前哨基地和其他未经许可施工项目的“合法化”

10. 在西岸仍然普遍存在未经许可修建定居点的情况。现有定居点里多年来未经以色列当局正式批准设置了 100 多个未经授权的前哨和数千个住房单位。以色列国家主计长最近一份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在以色列民政管理下涉及目前以色列在西岸未经许可所修造的建筑的执法机制有着严重法律缺陷。¹³ 这些缺点将导致对非法建筑的监督不足和缺乏强制执行拆除令，即使在指定的重点区域也是如此。¹³

11. 以色列继续通过追溯核准非法建筑推动西岸定居点的发展。¹⁴ 2011 年 5 月以来，以色列当局针对至少四分之一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前哨已根据以色列法律¹⁵ 完成追溯“合法化”或为此开始采取步骤，而且有迹象表明这些程序仍在进行之中。¹⁶ 此外，以色列已采取步骤，追溯核准未经相关规划当局事先授权的居住单位。¹⁷ 追溯合法化问题通常涉及到为将前哨纳入附近居民区而扩大现有定居点管辖权的做法。虽然这些措施使以色列能够规避正式建立新的定居点，从而有可能避免国际监督，这些努力的最终结果是巩固了与外界隔绝的定居点及其与所谓定居区的联系。将各方面连在一起为解决新的毗连地区土地控制问题逐

¹¹ Ir Amim, “Mounting uptick in eviction and demolition orders in Old City and historic basin cause for heightened attention”。

¹² 耶路撒冷地方规划委员会 2016 年 6 月 15 日批准了建造施工。见 <https://settlementwatcheastjerusalem.wordpress.com/2016/05/31/batan-al-hawa-new-building/>。

¹³ 国家主计长, “Judea and Samaria area: activities of the Unit for Inspection and Enforcement and Land Regulation Aspects”, (年度报告第 66 B 号), 2016 年。

¹⁴ Ziv Stahl, “From occupation to annexation: the silent adoption of the Levy report on retroactive authorization of illegal construction in the West Bank”, 立场文件(Yesh Din-人权志愿者, 2016 年)。

¹⁵ 根据以色列法律, 修建未经授权的前沿定居点被视为非法。按照国际法,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所有定居点活动都是非法的。

¹⁶ 19 个前沿定居点经历了“合法化”, 而且以色列政府已经至少在其他 13 个前沿定居点表明其意图或已开始“合法化”进程。见 Yesh Din——人权志愿者“监测之下: 以色列将未经授权的前沿定居点转变为正式定居点的沉默政策”, 2015 年 5 月 17 日。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政府向高等法院表示打算追溯批准纳布卢斯南部和拉马拉地区的东部的前沿定居点。

¹⁷ Peace Now, “不冻结定居点, 特别是在孤立的定居点: 定居点的 2015 年”, 2016 年 2 月。

步铺平道路。这些步骤的另一个结果是在有罪不罚的文化环境中制裁了定居者团体的非法活动。

12. 正如秘书长以往报告所述，这一进程远远偏离了以色列以前的政策，¹⁸ 并因通过政府任命的审查建筑工程现状的委员会(即“征税委员会”)建议的努力得到加强，委员会为所谓“条例”提出具体措施，相当于追溯核准西岸所修建未经批准的定居点。¹⁴

13. 鉴于未经授权的前哨有 80% 为部分或全部修建在私人拥有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当局在促进前哨合法化的背景下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以解决其归属问题。¹⁹ 这其中包括以色列总理于 2015 年 7 月任命专业委员会，由其提出建议，以推动在私人拥有巴勒斯坦土地上的追溯授权²⁰ 和以色列民政局国有土地边界测量工作队，又称为蓝线工作队的工作，其任务是检查和界定以色列当局自 1970 年以来指定为国有财产，即所谓“国有土地”的土地边界(A/HRC/22/63，第 63 段)。工作队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大大加快其工作进度。仅在 2015 年，工作组批准 6 300 公顷 C 区土地为“国有土地”，这几乎相当于前三年的总和。²¹

14. 为缓解前哨的追溯授权工作也采取了立法措施。其中包括 2015 年 10 月的土地管制法案，目前已经停滞下来(A/HRC/31/43，第 28 段)，另外一份新起草的法案²² 则在争取推迟按照法院命令要拆除私人拥有巴勒斯坦土地上建造的定居点建筑的行动。²³

E. 国家公园和考古遗址

15. 正如以往所报告的那样(A/HRC/31/43，第 16 段)，考古挖掘、建立国家公园和发展旅游活动是以色列为确保对巴勒斯坦土地控制的其他方式。

¹⁸ 2011 年之前以色列多次在高等法院提出其立场，确认未经授权的前沿定居点状况，并准备撤离和摧毁前沿定居点的工作。

¹⁹ Peace Now, “West Bank settlements: facts and figures, June 2009”。

²⁰ 委员会结论原定于 2015 年 12 月出版；截至报告编写时，尚未公布结论。

²¹ Ziv Stahl, “From occupation to annexation: the silent adoption of the Levy report on retroactive authorization of illegal construction in the West Bank”。蓝线工作队的政策和做法已受到越来越细腻的审查，这其中包括以色列国家主计长和高级法院，特别是在确保巴勒斯坦土地所有者财产权利受到保护方面缺乏透明度和对没有相关机制的关切。以色列民政管理局对工作队作业程序所作修正产生的影响尚待评估，这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法院的命令。见 A/HRC/31/43，第 21-23 段，和国家主计长第 66 B 号年度报告。

²² 由利库德党的 Micky Zohar 介绍了 2016 年规划和建筑法的提案(修正案——行政拆除令的执行)。

²³ 提出这两项法案的动机似乎是高等法院就撤离未经许可的建造定居点，包括 Amona 的前沿定居点所规定的最后期限即将来临。

16. 东耶路撒冷受到这些事态发展的影响尤为严重(A/70/351, 第 25-51 段)。在编写本报告时, 尚待就各个行政阶段提出重大计划, 如 Issawiya 和在 SilwanAl-Bustan 的预计建造的公园。市府在 2015 年 7 月为市景观美化目的就斯科普斯山发布了国家公园的没收令。²⁴ 最为重大的事态发展涉及到 Silwan 的 Kedem 大院, 这是 Elad 定居者组织推动的主要旅游景点。2016 年 3 月, 国家规划理事会全体委员会宣布正式决定, 撤销 2015 年 6 月上诉委员会关于将原计划人数削减一半的裁决。在 2015 年取得的积极成果(A/HRC/31/43, 第 19 段), 由于锡勒万镇的居民、非政府组织、建筑师和各种规划和养护专家的反对意见, 从而被扭转并恢复了地区委员会于 2014 年核可的原计划。²⁵

17. 根据 Kedem 大院的全面计划, 预计将建造 16 000 平方米的大规模建筑, 而这可能并不符合国家公园内的建筑标准。⁸ 除了对锡勒万镇巴勒斯坦人生活产生的重大影响, 该计划的执行将在改变东耶路撒冷的现状和性质方面是一个里程碑。

F. 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和相关执法

18.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 根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记录, 发生 175 起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 造成人员受伤(81 起), 财产损失(94 起), 2015 年 10 月是事件发生高峰(57 起报告事件)。2016 年迄今于发生事件明显减少(头五个月 38 起事件)。其中一些袭击达到十分暴力的程度, 如 2015 年 7 月 31 日在 Duma 对 Dawabsheh 家庭住宅的纵火袭击, 一名 18 个月大的儿童及其父母丧生(A/HRC/31/43, 第 35 和 36 段)。在袭击发生后, 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指出, “之所以可能发生这种暴力, 是因为以色列长达数十年的非法定居点活动的政策造成了这种环境”。²⁶

19. 秘书长一再重申, 他关切的是以色列对定居者暴力行为不执行法律(A/HRC/25/38, 第 42 和 43 段)。在 2016 年 1 月由以色列司法部公布的数字表明由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出于意识形态犯罪提出起诉案例有所增加。²⁷ 然而, 根据最近以色列非政府组织 Yesh Din-人权志愿者关于对以色列公民执法情况的一份报告, 该组织在 2005 年至 2015 年之间所监测对巴勒斯坦人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犯罪的指控, 只

²⁴ Nir Hasson, “巴勒斯坦人说耶路撒冷理事会试图将斯科普斯山纳入公园”, 国土报; 2015 年 7 月 5 日。

²⁵ 决定目前受到质疑, 理由是其中可能带有政治动机。见 Nir Hasson, “定居者团体要求高等法院掩盖以色列司法部长“联系”, 国土报, 2016 年 6 月 23 日。

²⁶ 关于这一讲话, 可查阅: www.un.org/undpa/en/speeches-statements/19082015/middleeast。

²⁷ 司法部, “以色列对西岸巴勒斯坦人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罪行所开展调查和起诉”。

有 7.3% 导致起诉，有 85% 的调查因为警察在调查过程中不给力，如无法确定嫌疑人或未能收集证据致使案件不了了之。²⁸

20. 在 Duma 的纵火袭击之后，以色列当局采取措施，包括对定居者的行政拘留和行动限制，以防止进一步的暴力事件(A/HRC/31/43, 第 40-43 段)。关于行政拘留，秘书长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采用了这一手法。2016 年 1 月 3 日，媒体报道说，两名以色列犯罪嫌疑人因 Duma 一起袭击案被起诉，其中一人被控犯有三项谋杀罪，另一人作为儿童则被控谋杀从犯。²⁹ 秘书长对朝向问责制采取的这些步骤表示欢迎，并回顾了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尊重和确保尊重人权的义务，同时呼吁在所有定居者被指控因暴力行为导致巴勒斯坦人受伤或死亡以及财产损失的其他案件中进行迅速有效的调查。

G. 对面临强迫迁移巴勒斯坦社区的影响

21. 秘书长以往的报告强调指出，定居点的扩展致使巴勒斯坦社区面临着强迫迁移的风险(A/HRC/31/43, 第 44-63 段)。2016 年在 C 区的强拆行动开始激增，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称，自 2009 年开始系统记录拆除房屋情况以来，2016 年 2 月达到单月拆除建筑数量最多的月份。截至 2016 年 6 月 7 日，自今年年初以来，共拆毁了 546 个结构，包括东耶路撒冷 79 个，以及超过 2015 年全年拆除的总数为(453 个结构，包括在东耶路撒冷 78 个)。2016 年的房屋拆除已导致大约 796 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而在 2015 年则为 580 人。自 2016 年 3 月以来，拆除速度已大大降低。

22. 生活在 C 区的贝都因人是受拆除影响最大和最可能遭到强迫迁移的人。自 2016 年年初以来，Khirbet Tana 已遭受四轮拆除。仅在 2016 年 3 月 23 日这一天，村里有 53 处建筑被拆除，导致 87 人流离失所。

23. 其他巴勒斯坦社区也受到拆除影响。由于 Beit al-巴拉卡沿 60 号公路 Al-Aroub 难民营 Beit al-Baraka 的新定居点筹备工作，拆除了 3 座农业建筑并将 85 棵树连根拔起。2016 年 4 月 12 日，Al-Walaja 的房屋拆毁在暂停四年后继续，有三座房屋被拆除。与此同时，Cremisan 谷附近的隔离墙修建工作已经恢复，而且附近 Emek Refaim 国家公园游客中心工作计划已经开始实施。

²⁸ 见 Yesh Din——人权志愿者，“Law enforcement on Israeli civilians in the West Bank”，数据表，2015 年 10 月。另见 Yesh Din 对关于司法部就“以色列对西岸巴勒斯坦人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罪行所开展调查和起诉”报告的分析。查阅：www.rightsecretariat.ps/category/item/141-yesh-din-s-analysis-of-moj-report-on-israel-s-investigation-and-prosecution-of-ideologically-motivated-offences-against-palestinians-in-the-west-bank。

²⁹ Chaim Levinson 和 Barak Ravid，“以色列指控两个犹太人在西岸纵火谋杀”，国土报；2016 年 1 月 3 日。

24. 东耶路撒冷数以百计的家庭面临强迫迁移，原因是以色列定居者在 Silwan 和老城以及东耶路撒冷所发展的各个公园没收了许多房屋。这些事实表明，拆除房屋速度和强行驱逐与定居点扩张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以下关于希布伦的案例研究表明定居点所产生的胁迫性环境如何迫使巴勒斯坦人向不同地区迁移。

四. 定居点的影响：关于希伯伦胁迫环境的案例研究

25. 在东耶路撒冷，希布伦是西岸第二大城市，居民人口 215 000 人。老城对于犹太人和穆斯林都具有重要宗教意义：易卜拉希米清真寺或始祖墓。除东耶路撒冷以外，希布伦是西岸唯一另一座以色列在城区设有定居点的城市。约有 600 名定居者生活在五个由一座或数座建筑构成的定居点中：Avraham Avinu、Beit Romano、Beit Hadassah、Tel Rumeida 和 Beit al-Rajabi。

26. 这些定居点是希布伦 H2 区的一部分，根据以色列—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以色列在这里保留了对内部安全和公共秩序的所有权力和责任。³⁰ H2 区覆盖包括老城的希布伦大约 20% 的面积。这里曾经是希布伦的商业和文化生活中心，并拥有居民大约 40 000 人。除了 H2 区里的定居点之外，其周围环绕着两个大型定居点，Kiryat Arba 和 Givat Ha'avot，定居者总人数为 7 000 人。为了确保定居者的安全，在生活在邻近社区的 6 000 名巴勒斯坦人当中平均部署 1 500 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

27. 在 2014 年以色列最高法院做出有利于定居者所有权的裁决之后，最后要建立的就是 Beit al-Rajabi 定居点。自 1980 年以来，这是在希布伦市新设立的第一个定居点(A/69/348，第 22 和 23 段)。2012 年 4 月，定居者接管了 H2 区另一座巴勒斯坦建筑——Abu Rajab 楼，并宣称这是他们购买的。几天后以色列国防军将他们迁移出去。2015 年 12 月 28 日以色列民政局最终驳回了定居者所有权申诉。³¹ 2016 年 1 月 20 日，一群定居者占领老城的另外两座巴勒斯坦人的住房，声称归其所有，然后第二天就被士兵迁出。

28. 自 1994 年³² 以来，围绕 H2 区内五个住区已设立限制区，涵盖了老城的主要部分，一些街道禁止巴勒斯坦人通行，有些街道对行人走动也有限制。关于在希布伦重新部署的议定书设想到老城生活的正常化，包括 Al-Shuhada 街和批发市场的重新开放，但承诺尚未兑现。在希布伦，以色列安全部队所关闭的数百处，

³⁰ 1995 年 9 月 28 日以色列-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附件一，第七条，通过 1997 年 1 月 21 日关于在希布伦重新部署的议定书执行。

³¹ Peace Now, “民政署登记委员会驳回了定居者对希布伦一处住宅的所有权要求”，2015 年 12 月 29 日。

³² 1994 年 2 月 25 日，一名以色列定居者在易卜拉希米清真寺向穆斯林信徒开枪，(始祖墓)，打死 29 名巴勒斯坦人，打伤 125 人。

以及实际路障仍然没有变化，包括 17 个长期配备人员的检查站。在定居点附近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也以所谓安全理由被没收。老城 1 800 多个商家已经关闭，大约占有所有企业的 75%，其中大多是在 2000 年代初第二次起义期间关闭的，主要是由于对客户和供应商的进出限制或者是执行军事命令。1 000 多个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即老城 42% 的住宅，遭其住户遗弃，大多数发生在第二次起义期间。³³老城的四座清真寺也已关掉。希布伦当年的商业和文化中心现在已经被遗弃将近二十年时间。

29. 易卜拉希米清真寺(始祖墓)作为对犹太人和穆斯林都具有重大宗教意义的场所位于在 H2 区。这一场所在 1994 年的大屠杀之后被划分为两部分，穆斯林信徒和犹太朝拜者各占其一。每逢重大宗教节日，一年平均有 10 天时间，清真寺只对一种信仰开放。在犹太节日，数千名以色列访客汇合在希布伦，此时巴勒斯坦人在老城的行动会受到严格限制。³⁴ 在这些假日穆斯林的祈祷呼唤也遭到禁止。在其他日子里，因为进行祈祷地点的出入限制，每天两次的祈祷呼唤受到影响，并其他时间的祈祷也会拖延。³⁵

30. 以色列考古工程和在 H2 区 Tel Rumeida 地区建立旅游中心的相关计划是另一个令人关注的发展。虽然没有出现重大进步，以前的报告强调了这一项目将对 Tel Rumeida 的巴勒斯坦居民所产生重大影响(A/69/348, 第 35 段, A/HRC/31/43, 第 16 段)。

31. 自 2015 年 9 月开始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对希布伦影响重大，进一步破坏了 H2 区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条件，而且影响到整个城市的进出通道。除通往希布伦主要公路的限制，H2 区定居点附近的住区，即所谓限制出入区通过更多实物路障和对个人的经常检查而进一步被隔离开。虽然这种措施增强了胁迫性环境，也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导致一种群体惩罚。³⁶

32. 2015 年 11 月 1 日，Al-Shuhada 街的一部分仍向巴勒斯坦人开放，而 Tel Rumeida 居民区则被宣布为封闭军事区，仅对巴勒斯坦人实施，只有经以色列当局正式注册的居民可以进出。来访者，包括朋友、家人、医疗人员和维修人员以及人权观察员不得进入该区。军事区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正式解除，生活在 Tel Rumeida 街区和 Al-Shuhada 街的大约 120 个巴勒斯坦家庭则被隔离了半年之久。

³³ Ofir Feuerstein, 鬼城：以色列的分离政策和从希伯伦的中心强迫驱逐巴勒斯坦人的做法(B'tselem 和以色列民权协会 2007 年)。

³⁴ 在巴勒斯坦人的假日，犹太人并不会面临类似的实际限制。

³⁵ 宗教事务和基金部提供的数据。

³⁶ B'tselem, “New restrictions on movement in Hebron and environs disrupt lives and constitute prohibited collective punishment”, 2015 年 11 月 5 日。

33. 除了经常受到定居者的袭击和恐吓外，³⁷ 希布伦的人权维护者还要承受来自以色列安全部队越来越大的压力，包括对限制区的最新安全措施。国际，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人权维护者，特别是遭到逮捕，恐吓，袭击和死亡威胁他们的办公室。例如，国际团结运动从其工作地点目睹并记录了以色列国防军于 2015 年 10 月杀害两名巴勒斯坦男子之后，志愿人员承受着更大压力。2016 年 2 月 29 日，非政府组织青年反对定居点协调员 Issa Amro，因参与组织开放 Al-Shuhada 街的和平示威被安全部队逮捕。第二天他被释放，同时有报道说在关押期间受到虐待。³⁸

A. 对具体人权的影响

34. 在域外适用人权法得到了国际法院和人权条约机构的承认。³⁹ 因此，以色列有责任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履行其不仅对于以色列公民，而且对于整个巴勒斯坦人口的人权义务。它有义务尽职尽责，不带任何歧视地预防、调查、起诉、处罚和补偿巴勒斯坦人在 H2 区受到的伤害，无论这类伤害是由官员还是或个人所致。

35. 本节关注定居点对生活在 H2 区的巴勒斯坦人口的具体人权的影响。除了诸如定居者暴力和限制行动自由的直接影响，H2 区内部和周围为了确保定居者安全的大批以色列安全部队具有很大的违反人权的风险。

B. 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权

过度使用武力和拒绝提供医疗援助

36. 在 2015 年第四季度暴力事件升级之前，以色列国防军杀害了 18 岁的 Hadeel al-Hashlamoun。据称她于 2015 年 9 月 22 日在希伯伦老城的一个检查站企图持刀袭击。事件发生 8 个多月后，似乎还没有开始任何刑事调查，尽管国防军的一项调查得出结论认为，死亡是不必要且可以避免的(A/HRC/31/40，第 11-13 段)。

37. Al-Hashlamoun 女士被杀是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打死或严重打伤的一系列事件中的第一起。这些巴勒斯坦人在 H2 区内或通往该区的多个检查站附近开展或者据称开展针对以色列人的攻击。在此类攻击或据称的攻击中，共有 24 名巴勒斯坦人被安全部队击毙，其中包括 7 名儿童，2 名妇女和 1 名女孩。一名

³⁷ A/HRC/31/43，第 38 和 39 段。另见国际声援运动，“臭名昭著的刑事暴力定居者 Anat Cohen 对外国人的攻击和恐吓”，2015 年 10 月 27 日。

³⁸ 青年反对定居点，“人权卫士，伊萨 Amro 被以色列军队再次逮捕后释放”，2016 年 3 月 3 日。可查阅：<http://hyas.ps/press-release-israeli-soldiers-arrest-human-rights-defender-issa-amro-hold-him-for-24-hours/>。

³⁹ 国际法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2004 年 7 月 9 日的咨询意见，第 110-112 段。另见 A/HRC/25/38 第 5 段和 A/69/348。

巴勒斯坦男性在冲突中被打死。自 2015 年 9 月暴力活动激增以来，这是巴勒斯坦人在一个城市伤亡人数最大的，仅次于东耶路撒冷。

38. 2016 年 3 月 24 日，以色列国防军在 Tel Rumeida 杀害了据称捅刺袭击一名以色列士兵的阿卜杜勒法塔赫·谢里夫和 Ramzi al-Qasrawi。由一名目击者拍摄并在媒体上广为流传的一段录像显示，谢里夫正躺在地上，显然受伤却依然活着，尽管他似乎没有造成任何直接威胁，一名士兵近距离朝他头部开枪。⁴⁰ 他在最初受伤之后没有得到附近医务人员的救治。此次事件的录像通过社交媒体传往全世界。以色列警方立即着手进行调查。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强烈谴责这“明显的法外处决”。⁴¹ 其他目击者的描述表明，参与这一事件的第二名巴勒斯坦男子 Al-Qasrawi 可能也受到法外处决，因为他受伤躺在地上时被击中头部。⁴²

39. 2016 年 2 月 13 日，在老城的一个检查站，一名 18 岁的巴勒斯坦妇女 KilzarEweiwi 据称用刀袭击了一名搜查她手提包的以色列士兵。在轻微伤到这名士兵之后，她逃跑又捅伤一名巴勒斯坦旁观者。她逃到了一个没有出路的院子里，无法逃脱。据受伤的旁观者说，在那里，两名士兵在距离 5 或 6 米的地方向她身体的重要部位开了数枪。一名目击者告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她受伤后没有获得医疗援助，这种情况持续了约 30 分钟，然后她被宣布死亡。

40. 2015 年 10 月 25 日，在通往易卜拉希米清真寺的一个检查站，一名 17 岁的巴勒斯坦女孩 Dania Irshied 被以色列国防军开枪打死。一名目击者告诉人权高专办，在搜查女孩的包后，一名士兵开始朝她大声喊叫，多次下令其拿出据称她所藏匿的刀子。女孩一再否认她携带了一把刀，但据称当她将空着的双手举向空中时，若干颗子弹击中了她的上半身。据目击者称，Irshied 女士称受伤后躺在地上约 25 分钟而没有获得任何医疗救助。她当场死亡。

41. 同样，2015 年 10 月 26 日，20 岁的 Sa'ad al-Atrash 被以色列国防军在老城一个检查站打死，原因是他在一次看似是例行的身份检查中被控持匕首袭击。目击者向人权高专办报告，当 Al-Atrash 先生在递交其身份证件时，一名士兵向他

⁴⁰ 见 www.youtube.com/watch?v=S8WK2TgruMo.

⁴¹ 尼古拉·姆拉德诺夫，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关于一名巴勒斯坦袭击者显然在被占领的西岸的希伯伦被法外处决的声明，2016 年 3 月 25 日。参见：www.unsco.org/Documents/Statements/SC/2016/Statement%20by%20UN%20Special%20Coordinator%20Mladenov%20-%202025%20March%202016.pdf，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发言人鲁伯特·科尔维尔就一名巴勒斯坦人在希伯伦被杀所发表的评论”，2016 年 3 月 30 日。

⁴² 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Testimonies: prior to incident for which Elor Azaria is facing charges, Ramzi al-Qasrawi was also executed”，新闻稿，2016 年 6 月 6 日。

的上半身开枪。根据这些叙述，虽然附近有一辆救护车，他躺在地上却没有获得任何援助，过了大约 25 分钟后，他显然还活着。

42. 2016 年 2 月 15 日，21 岁的 Yasmeeen al-Zaru 在易卜拉希米清真寺附近的一个检查站被以色列国防军枪击并身受重伤。根据许多在场的目击者称，当 Al-Zaru 女士已经空手步行穿过检查站后，士兵们命令她停下。在她显然无视该命令后，两名士兵在距离 6-7 米的地方朝她背后开枪。这名女孩然后躺在地上约 15 分钟，流血严重。两名目击者告诉人权高专办，当这名受伤的女孩躺在地上时，一名以色列定居者将一把刀扔到她身旁。Al-Zaru 女士最终被送往一家以色列医院，然后因为涉嫌企图行刺被逮捕。在编写本报告时，Al-Zaru 女士仍在监狱中，但尚未被起诉。

43. 人权高专办监测的案件引发了对以色列安全部队过度使用武力和法外杀人、包括法外处决的严重关切(A/HRC/31/40, 第 10-15 段)。执法人员，包括以此身份行事的武装部队成员，有保护公众的义务和保护自己的权利，但致命武力只应在严格有必要的情况下且根据相应原则使用。应限于自卫或保卫他人免遭迫在眉睫的死亡或重伤威胁，也就是最后手段的情况下。⁴³ 如使用武力时不遵守这些原则，造成嫌疑人死亡等同于任意剥夺生命。⁴⁴ 此外，占领国执法人员对被保护人不正当地使用火器，根据情况有可能构成国际人道主义法所规定的故意杀人行为。⁴⁵ Dania Irshied, Sa'ad al-Atrash 和 Yasmeeen al-Zaru 的案件更加令人不安，因为人权高专办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她们是在捅刺袭击或企图捅刺袭击的背景下被打死的。

44. 正如人权高专办在所有上述案件中所记录的那样，系统地拖延向受伤嫌疑人提供医疗援助是另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并可能表明存在一种惯例。根据规范执法人员使用武力的国际法律原则，应该尽快提供医疗求助。⁴⁶ 未能尊重该原则所导致的生命损失也等同于任意剥夺生命。

45. 所有关于执法人员过度使用武力造成死亡或伤害的指控都应得到迅速、独立和公正的调查。谢里夫先生显然被法外处决一案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安全部队造成的命案中迄今为止唯一一起得到起诉的案件。对谢里夫先生开枪导致其死亡的士兵已被停职，目前正在军事法庭面临过失杀人罪的审判。

定居者暴力事件和缺乏问责

⁴³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第 2 条和第 3 条，《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第 5、9、13 和 14 条。

⁴⁴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6 条。

⁴⁵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147 条。

⁴⁶ 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第 5(c)条。

46. 在希伯伦，以色列定居者不断对包括儿童在内的巴勒斯坦人进行骚扰和实施暴力，绝大多数都不承担法律后果。定居者在 H2 区内与巴勒斯坦人生活的距离很近，使这种暴力更加严重和危险。在 2015 年 10 月初定居者暴力事件数量达到明显的高峰之后(A/HRC/31/43，第 38 段)，随后几个月暴力事件大幅减少。虽然攻击通常采用投掷石块、破坏巴勒斯坦人的财产和言语骚扰的形式，一些袭击的暴力程度和在现场的以色列国防军的不作为特别令人担忧，正如人权高专办监测的两个案件所说明的那样。

47. 2015 年 10 月 17 日，Fadel Mohammad Awad al-Qawasmeh 在 al-Shuhada 街行走时被搜查，之后被一名以色列定居者打死。据目击者称，定居者以挑衅方式接近 Al-Qawasmeh 先生，朝他喊叫。当 Al-Qawasmeh 先生转过身以回避这名定居者时，后者向他开了几枪，其中包括向他的上半身开枪。从青年反对定居点组织所录下的该事件录像中可以看到，受伤的 Al-Qawasmeh 先生躺在地上，一些士兵聚集在这一地点。⁴⁷ 这些士兵既没有逮捕定居者，也没有救助 Al-Qawasmeh 先生，他受伤后大约 25 分钟才最终被以色列医务人员带走并被宣布死亡。

48. 2016 年 5 月 4 日，非政府组织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的前摄影师 Ra'ed Abu Rmeileh 在试图拍摄正在骚扰巴勒斯坦儿童的定居者时，在易卜拉希米清真寺附近被以色列定居者袭击。两名定居者袭击了 Abu Rmeileh 先生，用拳头殴打他并用一个密封的苏打水罐子击打他的头部，直到他倒下。两名在现场的士兵没有进行干预，但据称他们用武器瞄着附近的巴勒斯坦人和正在被殴打的受害人。在定居者逃跑后，士兵们帮助了伤者，由巴勒斯坦救护车把他带走。Abu Rmeileh 先生向以色列警方提出申诉并且指认了他的袭击者。在编写本报告时，他尚未收到关于其申诉的任何最新情况。

49. 这类事件似乎说明士兵们始终没有阻止定居者骚扰巴勒斯坦人，只是为了保护定居者和控制局势才进行干预。⁴⁸ 秘书长十分关注这种歧视性的执法。

50. 作为占领国，以色列有责任确保被占领土的公共秩序和安全。⁴⁹ 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受保护者的人身、荣誉、家庭权利、宗教信仰和习惯做法在所有情况下都应得到尊重。他们应得到保护，免受暴力行为或威胁和侮辱。⁵⁰ 根据国际人权法，以色列也有义务保护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权和人身安全。⁵¹ 定居者的

⁴⁷ 见 www.youtube.com/watch?v=opdMYUpMny8。

⁴⁸ 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Footage from Hebron: Israeli military enables 5-day settler attack”，2015 年 10 月 19 日。

⁴⁹ 1907 年《海牙第四公约》所附章程，第 43 条。另见希伯伦准则(1995 年 9 月 28 日《以色列-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附件一，第七条)和 1997 年 1 月 21 日《在希伯伦重新部署的议定书》第 2 段和 A/67/375，第 30 段。

⁵⁰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27(1)条。《海牙第四公约》所附章程，第 46 条。

⁵¹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6 条。

暴力行为阻碍了受影响的巴勒斯坦人享受许多其他人权。⁵² 以色列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和处理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因为它有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尊重人权和确保人权得到尊重的责任，以及其作为占领国的义务。不过，以色列一再不履行义务，没有尽最大努力调查定居者暴力案件并起诉犯罪人。

C. 对儿童的影响

51. 多年来，H2 区的生活环境对儿童而言一直特别恶劣。在定居点附近的学校上学的儿童受到严格的安全措施的影响，包括每天在检查站被搜查。由于定居者的骚扰和暴力事件，Qurtuba 学校的学生和教师经常无法从正常路线进入学校，有时被迫寻找其他路线，导致严重延误。据报告，Al-Ibrahimiya 学校自 2015 年 10 月以来有 7 名学生由于风险加剧和检查站的安全措施而辍学。如果巴勒斯坦当局允许学生转学至其他学校，这所学校现在将空无一人。两所学校的校长都报告称，同一时期学生学习成绩下降。在 Al-Saraya 幼儿园上学的儿童整个学年都由非政府组织基督教调解小组的成员护送，帮助他们通过检查站，并保护他们免受定居者的暴力行为。

52. 巴勒斯坦儿童特别容易受到定居者暴力行为的影响(A/67/375，第 22 段)。生活在 H2 区的儿童的现状反映出占领国未能按照人权法规定，确保其福祉和保护其免受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⁵³

53. 人权高专办采访了一位居民。她在 Tel Rumeida 的房子俯瞰着检查站和定居点。她指称定居者多次袭击她家中的儿童，其中最小只有 8 岁，包括掌掴、胡椒喷雾和棍棒殴打。与本地区许多其他儿童一样，生活在这所房子中的儿童如今活动范围仅限于室内，因为父母担心如果他们到外面玩，还将受到攻击。据报告，定居者的子女在走过限制区时经常配有胡椒喷雾剂、棍子或鞭子。这些社区的巴勒斯坦家庭也一直对其子女必须通过检查站感到担忧，因为存在着因定居者提出不实指控而被捕的风险。他们的子女目睹了许多暴力场面，包括以色列国防军杀害数名巴勒斯坦人，这更加剧了他们的心理压力和创伤。

54. 11 岁的 Marwan Mofeed al-Sharabati 生活在靠近以色列国防军基地和 Beit Romano 定居点 al-Shuhada 街。2015 年 9 月 18 日，他向一名士兵抱怨他的自行车被生活在附近一个以色列定居点的一名儿童偷走。之后，据称由于恐惧而大声喊叫的他被强行带到军事基地。在那里，他发现了他的自行车。后来，他被士兵逮捕，原因是定居者指控他曾向他们投掷石块。他被戴上手铐，蒙上双眼，受到

⁵² 这包括不受残忍或不人道待遇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7 条)，私生活、家庭和住宅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7 条)，适当生活水准权(《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财产权(《世界人权宣言》第 17 条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 5 条)。

⁵³ 《儿童权利公约》，第 3 和 19 条。

口头威胁和骚扰了一个小时，然后被释放。Marwan 的父亲向人权高专办解释说，男孩从那时起受到噩梦和尿床的折磨。非政府组织巴勒斯坦囚犯俱乐部报告称，以色列安全部队在 H2 和 H1 区逮捕了 117 名儿童。

55. 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熟悉这种情况，该组织一直在为生活在 H2 区的家庭提供心理社会支助。据该组织称，绝大多数居住在 Tel Rumeida 和 Al-Shuhada 街的儿童，特别是那些目睹了杀害巴勒斯坦人场面的儿童，具有严重的创伤症状，例如恐惧、烦躁和做噩梦。

D. 健康权和适当生活水准权

56. 获得适足的医疗卫生服务是 H2 区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除了以色列根据国际人权法承担的义务，包括适当生活水准权和可达到的最高的身心健康标准，⁵⁴ 秘书长回顾道，以色列作为占领国，有责任确保全体人民不受歧视地享有适当医疗保健设施和服务。⁵⁵

57. 在 Tel Rumeida 和 Al-Shuhada 街的限制区，巴勒斯坦救护车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以色列民政局协调后提供。然而，这一制度导致了严重拖延，巴勒斯坦人不再依赖其作为紧急情况下第一应急措施。相反，巴勒斯坦救护车停在检查站，而医务人员徒步走到病人身旁。这可能造成危及生命的拖延。

58. 2015 年 12 月 21 日在 Tel Rumeida，患有心脏病的著名人权维护者 Hashem Al'Azzeh 可能是因心脏病发作，失去了知觉。他的亲属带他穿过检查站，在那里他们被以色列国防军的安全程序拖延了几分钟。在路上，Al'Azzeh 先生又吸入了附近冲突中的催泪瓦斯。他到达医院时被宣布死亡。

59. 专横的军人和安全措施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施加的安全限制，妨碍了他们的行动和日常活动，包括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商店关闭也给 H2 居民维持生计和适当的生活水准造成了艰难环境。安全措施和通行限制也对 H2 区居民的社会生活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访客的通行受到限制或被禁止。以色列的住房限制对不允许位于定居点附近的房屋进行扩建，这也迫使新几代的家庭搬迁至不同的区域，主要在 H1 区。

60. 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和缺乏问责制加剧了 H2 区本已恶劣的生活条件所导致脆弱性。矛盾的是，除定居者事件，没有定期治安执勤已使 H2 区成为罪犯的安全地带。毒品贩运、走私和其他犯罪在具有安全漏洞的地区层出不穷，加剧了胁迫性的环境，迫使巴勒斯坦家庭离开该地区。

E. 被迫离开

⁵⁴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1 和 12 条。

⁵⁵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56 条。

61. 根据人权高专办的记录，胁迫性的环境，加上 H2 区在过去 8 个月里发生的事件、日益恶化的生活条件和持续的不安全感，迫使一些家庭搬出 H2 区。

62. 2015 年 11 月，Ra'ed Sider，他的妻子和六个子女搬出了他们自 2000 年来在 Tel Rumeida 街一直居住的房子，迁至 H1 区。Sider 先生作出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对其从 7-15 岁不等五个儿子的安全的考虑，以及最近发生事件对他们造成的心理影响。Sider 先生还对他大儿子的安全感到关切。他的大儿子数次被以色列国防军拦截和骚扰。其他影响其决定的因素包括检查站安全措施的增加、在安全事件期间行动自由受到的限制、定居者不断发动的袭击以及执法不力。他回顾说，在 2014 年斋月期间，他的家在开斋晚餐时被查抄，来访的亲戚被士兵们拦截并骚扰，随后被逮捕。Sider 先生对人权高专办说，“生活气氛变得无法忍受，我们再也受不了了。这关乎我们子女的安全；否则，我们不在乎牺牲自己。”⁵⁶

63. 人权高专办采访了另一位来自 Tel Rumeida 的巴勒斯坦人 Nidal Salhab。他出于对他四个儿子的安全考虑打算离开这一地区。四个男孩的年龄从 6 岁至 16 岁不等。他的长子已经搬到了 H1 区。此前，他在 2015 年 12 月 1 日深夜回家时，被以色列国防军的实弹打伤。Salhab 先生说，“对日常生活活动的限制，担心安全事件的全天候紧张状态，对儿童福祉的关切以及以色列国防军和定居者难以预料反应，制造了一种极为不舒适的生活环境。此外，驻守检查站的士兵所强加的严格规定已经变得无法忍受，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⁵⁷

64. 希伯伦老城中的以色列定居点对巴勒斯坦人的安全和生活水平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巴勒斯坦人由于胁迫性环境而被迫离开 H2 区，秘书长对可能存在的强迫转移的情形感到关切。随着更多的巴勒斯坦家庭离开 H2 区，以色列的定居点可能会扩大，使留下来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

五. 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定居点

65. 在以色列政府的支持下，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非法定居点继续扩张，这违反了以色列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权法和多项安全理事会决议所应履行的义务。⁵⁸ 据报道，这一扩张包括在梅伦戈兰的集体农场的建设热潮，正在进行的“农场项目”计划在未来数年中新建多达 750 个定居者农场。以色列政府计划通过数亿谢克尔的公共支出计划，到 2020 年使定居者人口增加至多达 10 万人。⁵⁹ 秘书长特别关切地注意到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总理 2016 年 4 月 17 日在

⁵⁶ Interview of 5 May 2016.

⁵⁷ Interview of 3 May 2016.

⁵⁸ See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497 (1981). See also A/70/351.

⁵⁹ Jodi Rudoren, “As Syria reels, Israel looks to expand settlements in Golan Heights” New York Times, 2 October 2015. See also A/70/406 para. 12.

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上的发言。内塔尼亚胡声称，“戈兰高地将永远留在以色列手中。以色列永远不会走下戈兰高地。戈兰高地的人口每年都在增长；如今，这一数字约为 5 万人，数以千计的家庭预计将在今后几年内加入其行列”。⁶⁰

66. 秘书长提请注意安全理事会对以色列关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言论的深切关注，并重申第 497(1981)号决议的有效性。安全理事会在该决议中决定，“以色列决定将其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权强加于被占领叙利亚戈兰高地是完全无效的，且不具有国际法律效力”。

六. 结论和建议

67. 以色列的定居点活动依然是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发生的许多侵犯人权行为的核心问题。秘书长重申，根据国际法，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定居点是非法的。

68. 以色列必须执行包括安全理事会第 497(1981)号决议在内的联合国相关决议，撤出 1967 年占领的领土。以色列当局必须停止和扭转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的叙利亚的戈兰建立和扩大定居点的做法。建设这些定居点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

69. 以色列当局必须停止发放计划和招标，停止将前哨和其他未经批准的建筑物追溯合法化。他们还必须停止通过其他手段扩大定居者实际占领的地区，诸如开发考古和旅游公园等。以色列当局还必须停止支持私立定居者组织旨在没收巴勒斯坦人财产和强迫驱逐其居民的举措。

70. 以色列当局必须停止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的歧视性和非法的规划进程。更具体而言，以色列必须避免执行可能导致强迫转移的，以歧视性和非法的规划政策、法律和做法为基础的驱逐令和拆除令。

71. 以色列必须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尊重人权法。鉴于其有义务在西岸维持国内安全和公共秩序，以色列必须确保不具歧视性地切实执行法律，包括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秘书长重申，以色列当局必须确保这类行为的作案者完全承担刑事责任。此外，以色列必须采取一切可行措施防止这种暴力，并履行其国际义务，为受害者提供有效补救措施。

72. 以色列必须保护巴勒斯坦人民不被任意剥夺生命。必须对任何涉嫌执法人员过度使用武力的案件进行适当的调查，并起诉肇事者。根据人权义务，以色列还

⁶⁰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Cabinet communique, 17 April 2016. Available from: <http://mfa.gov.il/MFA/PressRoom/2016/Pages/Cabinet-communique-17-April-2016.aspx>.

必须确保生活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获得适足的医疗保健服务、教育和适当的生活水准。缺乏对人权的尊重所导致的胁迫性环境是迫使巴勒斯坦家庭搬迁的一个因素，在希伯伦老城就是如此。

73. 由于拆除令、强行驱逐或一种胁迫性的环境而导致的流离失所和搬迁到其他住宅区，可能构成强迫转移。这与以色列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所承担的义务背道而驰。
